



我看

□ 杨 杰

不悻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别人。如今网络上，总有一些人奉行这样的精神。

看见别人用苹果手机，这人一定喜欢装；看见美女发自拍，是不是常做不正当生意；一个农民工在工地上直播吃饭，网友嫌他手太干净质疑身份造假；看到外卖员打开包装，肯定在往里里面吐口水，还能干啥。

恶意揣测者的口头禅是这么做，无非就是想，想后面的内容通俗易懂，无人神共愤，极尽人性幽微黑暗、深不可测的一面。

他们是怎么得出这结论的？一张截图、一句短语或是断章取义的某个词，就能臆想出一整个灰暗宇宙。

鲁迅当初说：一见短袖子，立刻想到白臂膊，立刻想到全裸体，立刻想到生殖器，立刻想到性交，立刻想到杂交，立刻想到私生子。

其实想没关系，但不要让人承担你臆想的后果。现在的情况正相反，凭借蛛丝马迹甚至无中生有的线索，一些网民就在评论区开始想象力大赛，各显身手，不遑多让。

前段时间，一位脱口秀演员注销了微博。告别信中有段话：大家一人一把刀，闭着眼睛去出一通扎，谁出声扎谁，很解气，有时候穿越时空，到过去扎你，让你在的你流血。

臆想的力量确可怕，它能蒙蔽人的智识。我们小时候读过《列子·说符》里“疑邻窃斧”的故事：一个人丢了把斧子，怀疑是邻居的儿子干的，便去观察那个人，见他走路也像贼、神色也像贼、说话也像贼，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活脱脱就是个贼。直到他在自家院子找到了斧子，再看邻居儿子，行为举止竟没有一处像贼了。

一位大V说，法律上疑罪从无，社交也一样。因为人类是社会动物，常态是合作的、交流的、互助的。而不是孤立的、原子化的、互相攻击的。

有人说网络世界是人们泄愤的出口，不可能要求每个人温良恭俭让。确实，你可以在网上表达不满、质疑，但无论现实世界还是网络世界，基本友善的氛围应该是一种共识。

可现在，有时候我们面对的事实是人人可以化身纪律委员，道德感越来越强，眼里容不得沙子。疑罪从有，瓦解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。无限臆测，善泼脏水，一定要把反对的人生入敌人的队伍。

这种互不信任、互相指摘的氛围已经让网络空间出现了变化。你看，有些社交媒体越来越像贴小广告的电线杆。那些大V们唯有“恰饭”接广告是安全的，其他的任何表达都有被误解、编排、抬杠的风险，不如不说。偶有些真知灼见，也要写下长长的防杠说明，括号套着括号，废话连着废话，失去汉语简洁之美。一些碎碎念、还在分享真实生活和观点的博主，相衬下愈发显得可贵。

人和人之间一旦因为误解或不实指控产生矛盾芥蒂，很难再回到原来友善互信的状态。很多人怀念以前的网络环境，人们还能正常地讨论、交流，用逻辑和实证去辩驳不同的观点。听说现在网民年龄偏小，希望他们能够明白，文化与文化的冲突可以通过理解、沟通、辩论去调和，一种文化消失不了，另一种也将偃亡齿寒。

有句老话，当你用一根手指指向他人的时候，别忘了有三根正对着自己。如果“揣测”一下自己，心理学者李松蔚分析，贬低别人的心，能在心理上使自己免受挫败。就像面对心中的女神，我先说她的不好，她就不能拒绝我了，因为我已经在心里拒绝了她。

所以有敌意的人，多半心里有过不易察觉的纠结。一方面对人有兴趣，有需求，想要亲近，另一方面又无法承受被人看轻的风险。所谓的恶意揣测，就是这样一种纠结下的产物。李松蔚说。

揣测本身，就代表了某种潜在的好奇，和深入了解的渴望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“取消关注”不是默默点了一键了事，而要专程跑来说一句“垃圾”取关了。

国庆期间，我回了趟河南老家，虽然和他两年多没见，也没觉得有多少话可聊。该说的我们在电话里早说了。日子又回到了从前，大家各自忙于生计。这正是生活吊诡的地方，有时候我会觉得，也许他在里面时我们更像兄弟。

某日，他开着一辆小货车去谈业务，我也在车上。

（在里面）头三个月很惨，我还跟人打了一架，是在晾衣服的时候。三个月之后，就完全适应了。他告诉我。

有没有交到朋友？我问。

交了一个，是当地人，他对我很好。那入真的很善良。

现在还有联系吗？

不联系了。那种人已经完了，进进出出不知多少回，没什么好联系的。

听说你在里面吃了几百袋方便面。

是的，生活费都买了方便面。

广西有种多脚虫你见过吗？大概有20只脚，小孩手掌那么大。

没有。

我肚子上爬过一只。当时实在困得不行，就用口罩把它包起来，用脚踩死了。

哦。

人生是一出黑色喜剧，如果哪天弟弟问我：你在香蕉县遇到的最有趣的事是什么？我会告诉他下面这段。

有一次我在香蕉县打车，遇到一位40多岁的男司机。

你从哪里来啊？他问我。

北京。

北京属于哪个省？

啊，是北京市。

我知道，我是说，北京市属于哪个省？

北京市属于哪个省，这个笑话可以让人至少笑上3天。

# 一个中年男人的多次再就业

实习生 杜佳冰

力气最盛的时候，身高1.65米、体重105斤的刘志华能轻松翻移一块150斤的棉花压缩包，他种地，抬石头，背砂子，搬砖块，干的都是下力气的活儿。

如今，下蹲也成了了一件费力的事，他的右腿没法回弯，只能左腿往下蹲，每一次上厕所，他都要比别人花费更长的时间。

力气总有用完的时候。尽管刘志华心里早有准备，但意外还是来得太早了些。

2015年，49岁的刘志华从工地里4米高的梯子上摔了下来，断了右腿。

这是一个普通的意外事件，没有危及生命。但对于一个用力气换钱生活的男人而言，足以成为他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。

## 力竭之后

在妻子眼里，丈夫刘志华心实，不善言辞，甚至到了令人恼火的程度。即使他工伤致残之后，也不懂得争取些什么。

包工头载他去医院开了些止痛消炎药，将他送回了家。妻子当众入面问道，疼不疼？他坐在床上笑呵呵，答“不疼”。

那个夜晚，妻子眼看刘志华搬着右腿挪来挪去，彻夜未眠。天亮后再去医院检查，是韧带断裂，需要手术。

术后包工头再来探病，刘志华还是拘谨地笑笑，不太疼。

他被认定为八级伤残，根据工伤保险条例，用人单位需要赔付他11个月的工资。他应该拿到8万元。

工地方用尽说辞推诿责任，妻子找不到一个能说会道的人。她一个人来回跑建筑公司、律所、安监局、信访办等，从夏天到冬天，和人讲理、争吵，甚至破口大骂。直到摔伤6个月后，刘志华领到了4万元的赔偿金。这些钱勉强支付了他一年多的养伤日常开销。

刘志华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时，他的简历更新了：男，50岁，农民，右眼视力弱，右手食指残疾，右腿腿截肢钉子，无特殊劳动技能，文化程度小学二年级。

曾经最大的就业优势——力气，如今也不复存在了。有人推荐他去做保安，他觉得无法胜任，不敢去应聘。保安要考察身体素质，还要做记车牌、调监控一类的事，他字没识全，电脑也不会操作，弄不了。

经人介绍，他去油田应聘了抄表工，被告知年龄超限。

回来后，他又打听到一家餐馆缺人，去应聘洗碗工。

老板娘抬头打量了他一眼，多少岁了？50了。

刘志华再次无功而返。又接着打听。

找工作的方式与过去无异，都是托亲戚朋友介绍，只是境遇大不相同了。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20岁时和同乡在山西修路，每月能拿到五六百元，他至今提起这份工资都有些自豪。当时本地同类的活儿月薪只有150元左右。那时他一身力气在身，只要有人介绍工作，和村里的青壮年组着队就去了，几乎没有遇到过折返的情况。

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0年全国农民工28560万人，有51.1%在第三产业就业。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持续提高，但可供这个年龄段的男人选择的工作并不多。服务业更青睐同龄的女性，她们可以做保姆、保洁、服务员、导购员等，男性多数只能从事保安、司机等。薪资待遇也有差异。

世道变了，刘志华心里多少有些不平衡。他一直在记着过去挣工分的年代，同样干一天活儿，男人还要比女人多算两个工分。

在刘志华看来，出去挣钱不应该是女人要承担的事。除了他患上肝炎病例的那一年，在他的描述里，是他“害”妻子替他去天津打了一年工。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在刘志华身上自然地沿

袭了下来，他至今仍按照老话用“外面老人”称呼故去的父亲，意思是在外挣钱的家长。自结婚后，刘志华就开始学着像父亲一样，成为一个为家里挣钱的男人。

他习惯了这件事，尽管现在难了许多。直到一个做保洁的邻居告诉刘志华，医院里缺一个扫院子的人，几乎没有条件限制，但每月工资只有1500元。腿伤之前，刘志华在工地上的日薪是240元，接近这份工作的5倍。

他想了想，还是接了下来。

## 一份工作

说的是1500元，拿到手只有1200元。刘志华也不明白为什么。

为了贴补家用，他又开始兼职在住院部大楼运送垃圾，每月能多拿1500元。

过段时间，他又申请了加班，每天中午和下午多做一小时，每月能多给400元。另外，还加了一份修理的工作，修拖把、钉钉子之类的，多给200元。

于是刘志华每天工作10小时，每月为家里带回3300元。他在晚饭后呼呼睡去，又在清晨5点30分的闹钟声里醒来，活动一下肿胀的手脚，起身去上班。这份工作全年无休，即使除夕，他也会在早上7点准时拿起扫把。

干了这份工作后，他身上总是有味儿。每天运输住院部共12层楼的200多袋垃圾时，那种由饭菜、尿垫、药水和呕吐物混杂起来的酸腐气味，总是钻进他的口罩里、衣服里。妻子洗他的衣服时，也要闭着气，转过脑袋去。

除了气味，细细的针头也时不时从黑色的垃圾袋里探出来，扎向刘志华的手心。住院部的医疗废物处理并不总是合规，刘志华发现很多针管都是病人随意丢弃的。无论如何，他都要用双手扎实地将这一袋一袋垃圾从底部托起来，放上推车运走。和他合作的同事似乎知晓其中的风险，每次只拎着袋子上部。

一天，一个中年男人走过垃圾桶，顺手将嘴里的烟头扔在了地上。扫院子的刘志华看见了，喊了句“师傅，上前劝阻”。

那人转过身瞪他，你不就是个扫垃圾的吗？刘志华恼了，“你瞧不起我，就等于瞧不起你爹”。

他放下狠话转身走了。那人追上来一下一下戳起了他的后脑勺，刘志华转身用扫把将男人的手推开，说了句蛮话：我警告你，我这条腿有问

题，你别动我。男人才骂骂咧咧离开了。

刘志华赢得了胜利，但他再也没有因为类似的事情“开战”过。气势似乎是从心里被浇灭了，人家就是看不起你，说再多也没有用。再有人随手扔垃圾，刘志华就默默扫了。我本来就是给人家搞卫生的。

后来，当从楼上降落的烟头掉在他新穿的草绿色衬衫上，给肩膀烫得一激灵，他也只是吹了吹衣服上的破洞，低头继续扫地。

## 挣钱的男人与家

么方子（方言“没有办法”的意思），每当刘志华感到无能为力时，他就会这样说。到了现在，他有些理解“五十知天命”的说法了。

没钱，没势，没文化，是刘志华谈到自己时经常提起的词。他没什么朋友，和相处的邻居也很少往来。没有爱好，闲暇时候，他会看看手机，给“司机救助农民工”“拾荒老人拾金不昧”“乞丐参加聚会被奚落”的短视频挨个儿点上“喜欢”。

2014年，家家户户都买小汽车的时候，刘志华拥有了人生中第一辆摩托车。人家骑摩托车的时候，咱骑的还是自行车。他说，自己总是晚了一步。和妻子进城做起弹棉花的买卖之后，手里渐渐有了余钱。有人劝他在城里买房，但他觉得自己是农村人，要回村置办家业。老家的新房盖好后，刘志华又回到了城里的出租屋生活。只是每月回去一两次，给院里除草，修缮裂开的墙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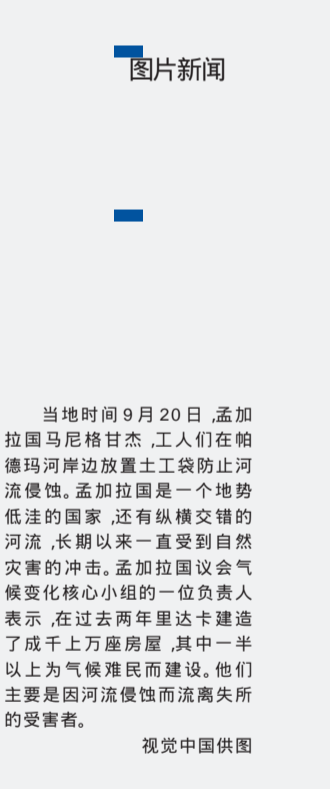
老家的新房让刘志华有了归属感，却也成了他最为后悔的事。家家户户买楼房的时候，刘志华再次意识到，自己又晚了一步。小孙子眼见就要在城里上小学了，儿媳妇提出了买房的打算，他却帮不上多少忙了。

用妻子的话来说，吃不穷，花不穷，打算不到，一辈子穷。刘志华坐在床上感叹，好像自己干了大半辈子，什么都没留下。

他租住在甘肃省庆阳市城南一间坐南朝北的平房里，四周的高楼将这片棚户区环境遮挡，一天下来晒不到多久日头。屋里家具暗淡，只有儿子结婚时置办的白色双开门冰箱格外亮眼，挨着床边放着。

妻子仍记得，在女儿上初中那年，刘志华在陕西干活儿，因为讨不到工钱，两年没回家，最后还是没拿到一分钱，只抱了台旧黄河牌电视机回来。

（出去打工的时候）他家里人啥都不管，两个娃娃给我扔下，还有那儿亩地，我跟着人家盖房，在砖厂抱砖，从沟里背柴，喂猪，啥都干。妻子在洗菜切菜的间隙抱怨着。



视觉中国供图

## 图片新闻

当地时间9月20日，孟加拉国马尼格甘杰，工人们在帕德玛河岸边放置土工袋防止河流侵蚀。孟加拉国是一个地势低洼的国家，还有纵横交错河流，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自然灾害的冲击。孟加拉国议会气候变化核心小组的一位负责人表示，在过去两年里达卡建造了成千上万座房屋，其中一半以上是为气候难民而建设。他们主要是因河流侵蚀而流离失所 的受害者。

(上接5版)

## 七

庭审是2020年6月16日举行的，我参加了旁听，检察官每次念到弟弟的名字，都会特意加一句，冒充安装人员前去安装。也就是说，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诈骗，却是诈骗环节不可缺少的一环。由于新冠肺炎疫情，那天庭审是以视频连线的方式进行的，只是很可惜，由于网络故障，我能看见他，他却看不到我。在受审的人中，他是最年轻的一个。和我想象中的不同，所有人都没有剃光头。

不管怎么说，这次庭审又让人看到一线希望。检察院对我弟弟的量刑建议是10到18个月，确定是从犯。

庭审结束后，考虑到有些家属就在现场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和亲人通过电话，检察官决定让我们对着视频说两句。

你可以坐下说，不着急。女检察官示意我。

照顾好自己，家里都很好。我对弟弟说。

你回去的时候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另外，尽快把该退的钱退了。他拿着话筒，再三嘱咐我。

放心吧！我告诉他。

就在这时，薛律师犯了一个美丽的错误。过后想想，这是无心之失，甚至可以说，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。他夺过话筒，对弟弟说道：你再忍忍，下个月9日，也就是7月9日，你就能出来了。

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弟弟强忍激动。他没想到的，是7月9日之后，他还要在牢里继续等待。那种绝望，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。

对于弟弟和我说，这场疫情无疑是

雪上加霜。即便没有疫情，很多时候，案情的进展也会让人处于崩溃边缘。我永远忘不了，在电话里，胡主任用他那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对我开门见山道：你弟弟的案子可不是他说的那么简单哦！几乎每句话后面，他都会加个“哦”。有好几次，他提供的信息都是前后矛盾的。既然这么严重，我还是去趟广西吧。我说。等再过半个小时，他又打来电话，可以考虑你弟是从犯，没你想的那么严重。

胡主任让我惶惶不可终日，母亲更胜一筹。在她眼里，根本没有疫情这回事，为什么还不开庭？他们说难道是放屁的吗？每次打来电话，她都是这句话，让人不胜其烦。她认准弟弟只是个工人，哪怕你把案件的来龙去脉讲给她，她还是一口咬定，那些钱他又没得，为什么安在他头上！

涉案金额和非法所得是两码事，你好好歹也有点文化，为什么就听不进去？我耐着性子说道。

父亲也会打来电话，他稍好一些，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我听说，带个公务员到广西，就能把人保出来。

如果带个公务员就能把人保出来，监狱里空了。我告诉他。

刚接完父亲的电话，胡主任又打来了，下一阶段的律师费该交了，我现在帮你做的，并不属于我的分内事。

接完律师的电话，其他嫌疑人的家属也打过来了，我刚才对你的律师进行了一番调查，这个人口碑非常不好。

## 八

对我们来说，7月9日是另一个关卡。既然薛律师在法庭上亲口告诉弟弟，那个日子是7月9日，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按了停止键。所以你绝不会想到，还有下一段

长跑正等着你。

你弟弟该出来了吧？7月初，所有人都在问这个问题。

是的。律师说的，应该没错。我过于乐观了。

到了7月9日那天，确实有人出来了，但不是我弟弟。

他们为什么说话不算话？母亲仍是那句话。

是律师说的，法院没说。我跟他解释。弟弟的律师费都是她出的，那是她的血汗钱。到了这一步，她既心疼牢里的儿子，又心疼钱。

最后一次去广西，我得到的消息是，这个装修队还有20100元的退赔缺口，必须马上解决，否则有可能影响他们的一审判决结果。这正是弟弟交代我的，赶快把该退的钱退了。谈何容易。一回到北京，我就开始张罗这件事，想方设法联系上另外5个没有完成退赔的家属，一个个沟通。虽然20100元分摊到每个人头上并不多，毕竟也是钱，何况之后还有数额不菲的罚金要交，所以他们对发起的“退赔款”倡议相当谨慎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用了3天时间，就把这笔钱打到了法院指定的账户上：每张工商银行汇款单，都会在摘要里注明，某某某退赔款，然后发给所有家属过目。

然而事情并没有完。从7月9日那天起，薛定谔的猫再次被关进了容器，虽然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写的是10到18个月，可是只要法院不宣判，即便最终判3年也未可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又回到了原点。

怎么没完没了了？姑妈家的表哥发信息说。

没办法，只能继续等。我回了一句。就像英国哲学家约翰·洛克的，在生活磨难面前，精神上的坚强和无动于衷是

我们抵抗罪恶和人生意外的最好武器。我就是这么做的，尽量让自己无动于衷。且不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受苦的人远不止弟弟和我。所以，即便在我忙得晕头转向时，还是抽空去看望了自己的高中数学老师。孙老师40岁出头就患上了帕金森病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说去看他，却从来没有行动过。在那个空空如也的新家，他把胸前的扣子解开让我看，有个方方正正像路由器的东西跃入眼帘，我瞬间想到一个英语单词，cyborg（半机器人）。

是在北京协和医院装的。他吃力地吐出那几个字。帕金森病不仅让他颤抖，还让他交流困难。

隔几年就要去换一次电池。现在离不了这东西。上次换电池，在医院里，他抖得比这会儿严重两倍。他的妻子在旁边告诉我。

该结婚了。永远不要忘了，我们的根在哪里。终于该告别了，老师把我送到电梯里，顺便不忘提醒我。突然想起很久以前，那时他还年轻，一头长发梳成偏分，和现在判若两人。作为当年一个即使在文科班成绩也属中下游的孩子，我至今记得，他搬把椅子坐到我旁边，关切地问了一句：告诉老师，你是数学真学不会呢？还是没兴趣？我去看他，很有可能，就是因为这句话。它让我觉得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他都是我的老师。那句话是我们师生情谊的高潮。

2020年7月下旬的一天，千呼万唤，一审判决结果终于出来了，老板的家属给我发了判决书的照片。这是个平时非常细心的女人，偏偏那天，把页码发错了。当我看到弟弟的名字时，随手翻到下一页，上面写着“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”，即自2019年9月9日起至2022年9月8日止。我当即给她拨了电话，我弟弟是3年？她听了有点莫名其妙，你弟弟是一年零两个